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谈歌 著

道遥楼

白玉堂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……

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道 樓

谈歌
著

引 子

康定二年。

七月初七，是传说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。这一天，也是夏天景色最浓烈的时候，陷空岛上一片绿肥红瘦。郁郁葱葱的树林里，不时传出鸟儿欢快的叫声。穿过树林深处再向前走，便能看到有名的镜泊湖。湖水浩荡，澄清碧绿。游人至此，必定心旷神怡呢。大概都有将自己溶化进这景色之中的漫想呢。

天上万里无云，太阳东山再起，薄纱一般的晨雾还没有完全褪去。陷空岛上却寂静得很。树林里有了身形闪动，年轻的白玉堂走了出来。他穿一件白衣，腰系大红的丝带，时缓时急的步子在湖边走走停停。他今天心情很好，身后跟着年轻的家仆白叶，扛着渔竿鱼篓。主仆二人要找一个地方钓鱼呢。

（白玉堂此时的心情悠闲自在。

白玉堂已经退隐江湖三年了。

引 子

康定二年。

七月初七，是传说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。这一天，也是夏天景色最浓烈的时候，陷空岛上一片绿肥红瘦。郁郁葱葱的树林里，不时传出鸟儿欢快的叫声。穿过树林深处再向前走，便能看到有名的镜泊湖。湖水浩荡，澄清碧绿。游人至此，必定心旷神怡呢。大概都有将自己溶化进这景色之中的漫想呢。

天上万里无云，太阳东山再起，薄纱一般的晨雾还没有完全褪去。陷空岛上却寂静得很。树林里有了身形闪动，年轻的白玉堂走了出来。他穿一件白衣，腰系大红的丝带，时缓时急的步子在湖边走走停停。他今天心情很好，身后跟着年轻的家仆白叶，扛着渔竿鱼篓。主仆二人要找一个地方钓鱼呢。

（白玉堂此时的心情悠闲自在。

白玉堂已经退隐江湖三年了。

白玉堂此时还不知道他就要重出江湖。

白玉堂更不知道他就要成为下边故事的主角。

白玉堂且在这里悠闲自在地钓鱼吧。谈歌下边介绍这个故事里的其他角色。请读者耐心地读下去，谈歌写的这一个有关白玉堂的故事，与你们熟知的白玉堂的故事绝对是不一样的。好比说您吃过辣椒，辣椒的做法却是不一样的。您总不能说，吃过油泼辣子就如同吃过麻辣火锅了。)



白玉堂在镜泊湖边钓鱼的时候，距离陷空岛数百里的京城皇宫内，就要散了早朝。起大早儿上朝的臣子们，都准备回家忙各自的事儿去了。更有几个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（各有各的原因，谈歌估计，应该也有打麻将推牌九之类，精神与物质相结合的活动么，就不必逐一说破了）的大臣，想着赶紧散朝，回家先补觉。谁也没有想到呢，就要散朝的时候，皇上赵祯却对文武众臣宣布了一件重要事情：他的三弟河间王赵社，要在河间府上举办一次兄弟聚会。太原王河间王襄阳王都要到会。所以他要去河间府巡游，参加兄弟们的聚会。

这么重要的事儿，非要在散朝的时候才宣布，皇上可真是沉得住气哟！服气！

赵祯说这件事时，神色是非常喜悦的。或者说，赵祯皇帝是情不自禁地对众臣宣布了这件事情。文武众臣听罢，也都高兴，至少那些近来总是晚上睡不好觉，上了朝就捂着嘴偷着打哈欠的大臣，更是由衷地高兴，因为皇上出巡这些天里，他们可以不出早朝了，可以每天早上踏踏实实地睡一个懒觉了。无论皇上什么时候什么理由出巡，对于朝更待漏的臣子们，只要不被皇上点了

名字陪着出去，总是一件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情呀。

（别总觉着陪同领导外出视察是件多么美好多么光荣的事儿呢，那你可就真成了行无定所起居无常的跟屁虫儿了，要多累有多累呢。再赶上个领导喜欢户外活动，烈日炎炎之下，或是细雨蒙蒙之中，出来瞎转悠，领导么，可是有人给打着伞呢，您就在后边晒着吧或淋着吧。再赶上您错窝不下蛋，换地方总也睡不好觉，一个倒霉寸劲儿赶上了，你就得中暑喽或者感冒喽。总之，您得郁闷喽。）

赵祯说罢，即散朝，皇上准备出宫起驾。

皇上起驾之前，把开封府尹包拯找进宫去了。皇上又询问了一次关于缉捕花蝶的案子。花蝶是朝廷已经通缉了五年的江湖大盗。开封府也发了多次通缉令，却一直未能捕获。并不是开封府办案不力，实在是这个花蝶本领了得，且轻功极好，杀人越货之后，无影无踪。也许是因为风紧，花蝶在前年一度销声匿迹了。但是，花蝶最近又在东京频繁出没了，且活动猖獗，还在大天白日里潜进宫里奸杀了两个宫女（这也太离谱了！皇宫成了什么地方，菜市场么？花蝶凭什么说来就来说走就走？连门票也不卖一张？这是对皇权的最大挑战）。皇上震怒（不是震怒是抓狂），命令开封府全力缉拿。皇上都急了，这还了得？抓！开封府撒出捕快暗探百余人，却根本捉

不到此贼的影子。马汉等捕快还算是小有收获，上个月在东京无意间破获了花蝶的一个据点，这个据点的人，供出了花蝶在东京类似的据点大概还有十几个，都是花蝶单线联系，本据点的人一无所知花蝶的去向。据说，花蝶这些据点，都归属一个杀人组织领导。但是这个杀人越货的组织内幕，开封府还没有一点儿线索。看来，只有抓住花蝶，才好刨根问底，才能破获隐藏在东京城里的这个危险组织。包拯诚惶诚恐地禀报皇上，这件案子目前还没有进展，请皇上恕罪。皇上倒没有责备包拯的意思。他只是要包拯注意身体，莫要太劳神。包拯很是感激，他看出皇上心情还不错，随即又请示，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请圣上赦免了原禁军教头展昭，好让他为眼下的案子出力。皇上想了想，说此事可以办，朕回朝之后，下一道旨意，放人。

（包拯当干部年头儿多了，有经验呀，若有什么事儿需要找领导请示或批示，你得趁领导高兴，签个字呀，批个条呀，都好使。你赶上领导牙疼了，你啥也别提，他那正难受呢，你就说中午请他去吃大餐，他得骂你没长眼。）

交代完这些事情，皇上便兴冲冲地起驾出宫了。

皇上出宫，自然隆重非常。文武众臣一直送到了东京西门外十里长亭。是时，暖风荡荡，杨柳依依。赵祯

的圣驾前呼后拥，在文武众臣远送的目光中扬尘去了。文武众臣都能想象出，皇上的心情一定会同今天的天气一样晴朗。但谁能想到呢？十八天之后，朝廷里会发生那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呢！

十八天之后，即康定二年七月二十五日，要掌灯的时候，皇上在暮色苍茫中回到了东京。千余名威风凛凛的禁军武士在城外排出了十余里，迎候皇上进城，文武百官候在沉沉的暮色里，在城外等候接驾。然而，皇上却没有露面。圣驾匆匆忙忙进了皇宫。皇上只派太监吴明传话说：“皇上路上受了些风尘劳累，免去君臣之礼了。”文武百官诺诺而退。厚重的皇宫大门似乎是心事重重地关闭了。就在开封府尹包拯转身准备上轿的时候，太监吴明却悄悄走过来，低声细气地说：“包大人，皇上请您进宫议事。”包拯哦了一声，就回身随吴明进宫。吴明就带着包拯从东侧门进宫去了。

皇上不是劳累了么？不是受了风寒了么？怎么？还要临时加夜班儿谈工作？什么着急的事儿呀？都等不到明天上朝了？

（这么急？或是皇上的媳妇生孩子难产了？那您去妇产医院呀，您也找不着包大人呀？）

包大人一头雾水。

这一夜，乌云厚得紧，在空中匆匆集聚，似乎在密

谋着什么事情。星星们则像躲避着什么似的，逃得无影无踪。这都预兆了什么呢？

长天如墨。让人看不透也猜不透的夜色啊，似乎是杀机四伏。

二

娇嫩鲜红的太阳懒懒地从东山爬出来的时候，包拯才走出皇宫，等候他的轿夫满脸倦色地候在宫外。包拯匆匆上轿回开封府。轿夫看得清楚，包大人的脸色泛着青色，眼睛里布满血色，一定是疲惫极了。轿子一直抬进了开封府的院子里，包拯下了轿子，便向大堂走去，一向稳稳的步子有些涩重。看来包大人一夜不曾合眼，皇上和他也许整整谈了一夜，出了什么事情？值得皇上要和包拯彻夜长谈呢？

包拯一脸木然，端坐在开封府的大堂上，他目光空空地望着堂下几个值了夜班儿的差役。差役们全还是精神抖擞的样子（领导面前么，总得表现表现，多困也不能显出困来。出来混，都得长眼力架儿呀）。开封府的差役们当然是训练有素的啊。

多数情况下，每天早上第一个走进开封府大堂的，一定是公孙策先生。公孙先生走进大堂，总要差役们笑

呵呵地打招呼。可是今天，公孙策没有笑出来，他看到了包拯疲倦的表情。公孙策心里倏忽一沉，他感觉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。否则包大人的脸色不会这样严肃凝重呀。

包拯抬眼看了看公孙策，眉头稍稍舒展了一些。包拯很器重这个他从河间府招聘来的幕僚。公孙策是河间府的落第秀才，几番科举，屡试不中，便冷了心，便在河间府衙门前摆了一个小卦摊儿（政府门前摆摊儿？稀罕事儿呢！那可是肃静回避之地呢，城管的人不问？保安也不管吗？如此说，公孙先生在河间府里有人呢。也或许是刻意在那等候包大人呢），与人看相说卦测字写状子，以维持生计。前年春上，包拯去河间府微服私访，调查赈灾的事儿，从河间府衙门出来，偶然遇到了公孙策，二人攀谈起来，扯过了几句闲话，竟然十分投机。包拯就亮明了身份，请公孙策到开封做了幕僚。公孙策到开封府这两年来，的确给包拯谋划了不少好主意。但是，昨天晚上皇上告诉包拯的那两件事情，公孙策能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包公心里很是惶恐不安，他皱了眉头站起身，用低低的声音说了一句：“公孙先生呀，请随我到后堂来吧。”

公孙策点点头，满心疑虑地跟随包拯去了后堂。公孙策猜想，或者是为了花蝶的案子，到现在还没有结果，

包大人或是受到了皇上的严厉训斥。

但是很快，公孙策便得知了，皇上并不是为了花蝶的案子宣包拯进宫的。皇上却给了包拯两道密旨，要包拯办另外两件事情。公孙策听罢之后，惊得一身冷汗。这两道密旨竟是两件天大的事情呢：

第一件事情，皇上得知济南王、太原王、河间王在河间府聚会时被人凶残地杀害了，皇上限定包拯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破案。

第二件事情，皇上得知，襄阳王赵祺已经密谋扯旗造反，皇上要包拯也要在一个月的限期内缉拿襄阳王赵祺归案。

皇上反复叮嘱包拯，办理这两件案子一定要在秘密中进行。

第一件事情非常吓人，这杀害三王的凶手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是谁这样胆大包天，连王爷也敢杀害呢？而且还杀了三个（大概是李逵那类家伙干的？杀的手顺了）。这类好像吃了老虎胆的凶手，到底有是什么样作案动机？包拯想不透彻，公孙策也想不透彻。皇上连一点线索也没有给包拯，要破案得从哪儿入手呢？第二件事情非常蹊跷，如果赵祺真是要谋反，皇上为什么直接宣诏赵祺进京呢？皇上完全可以在京城解决赵祺的（赵祺就是长了一万条兔子腿儿也跑不脱

的)。如果赵祺抗旨不进京，皇上正好有了借口呢，派大军去征讨么。以全国之力，收拾一个襄阳王，岂不是小菜一碟？皇上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再则，皇上也没有给包拯襄阳王谋反的证据呢，只是要开封府捉拿襄阳王进京归案。但是如何缉拿襄阳王归案，总要师出有名，总要有一个说辞呀。襄阳王有先皇颁布的护身铁券，不是随随便便能抓捕的呀（绝不是街上抓几个卖瓜子或卖黄瓜的小商小贩，管他有理没理呢，先抓了再说。人家却是襄阳王爷呢，包拯胆子再大，也总得有个说辞呀）。而且襄阳王府戒备森严，仅仅说如何进了襄阳王府，便是一件天大的难题。

包拯与公孙策几乎都有一个同样的感觉，他们陷进了两个难解的谜里。他们不知道谜底握在谁的手里。换句话说，皇上把两个滚烫的烧山芋同时扔到了包拯的手上。

而且只有一个月的限期（有些承包工程的味道，还是政府专项工程，开封府这个包工队有能力完成吗？）。

皇上从没有这样要求过包拯，这是第一次。可见皇上心急如焚。

皇上要崩溃！（抓狂？）

公孙策沉思了片刻，问道：“皇上为什么……不向您出示襄阳王造反的证据呢？”

包拯摇摇头苦笑：“公孙先生呀，我索性告诉你吧。昨天晚上，皇上根本就没有跟我见面。”

公孙策愣住了。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包拯在皇宫里谈了一夜，皇上竟然没有同包拯见面？那……你包大人跟谁谈呢？跟鬼？

包拯皱眉道：“皇上累了，回来就早早歇息了。只是派梁公公跟我谈了一夜。”

公孙策摇头疑问：“这……怎么可能呢？这可两件天大的案子呀，皇上如果真着急，就是再病得厉害，也应该当面跟大人谈呢？怎么能找梁公公传话呢？而且这个梁公公刚刚进宫不久，皇上怎么会如此放心地让他跟大人谈这两件事呢？”公孙策好像丈二和尚，一脸摸不着头脑的表情，呆呆地望着包拯。

包拯想了想，皱眉道：“如果让我妄加猜测一下，或者皇上并非受了风寒，旅途劳累，或许是受了惊吓，才病倒了。”

公孙策“哦”了一声，点了点头：“皇上会受了什么惊吓呢？”

包拯叹道：“你想呀，河间府血案，毕竟不是件普通的案子，三个王爷倒在血泊里，绝非是一般的凶手所能为之的。皇上必定忧心忡忡。再说襄阳王，他与圣上乃是一母同胞，如果真是要扯旗造反，皇上的心情，一定

是灰凉至极呀。”说到这里，包拯两道浓眉紧紧皱起，盯着公孙策：“由此推断，皇上的心情遭受到了太大的打击。”

公孙策点点头：“大人说的是，只是这两件棘手的案子突如其来，大人心中有何良策呢？”

包拯摇头道：“谈何良策。我现在心乱如麻，没有一点章法了。我做开封府尹以来，还从未遇到过这种事关朝廷安危的重大案子呢。公孙先生，此事有劳你多多花费些心思了。我想，近期一些日子，我们怕是睡觉也不得安稳了啊。”

公孙策点点头：“这的确是一个刺猬般的案子，我们几乎无从下手。明天一早，我先动身去河间府，实地勘查一下，大人以为如何？”

包拯点头同意：“好吧，你带马汉一同去。”

公孙策点点头，转身要退出。

包拯喊住他：“张龙那里今天有消息吗？”

公孙策摇头：“还没有。”

包拯指的是张龙赵虎等几个捕头缉捕采花大盗花蝶的事情。数月前，公孙策让张龙在东京城外沿途开了几个酒店，守株待兔。张龙曾经与花蝶同师学艺几年，彼此很是熟悉。即使花蝶改装，也不会瞒过张龙的眼睛。可张龙空空守了几个月，现在还是没有消息。包拯委实

有些沮丧。(唉!蹲坑儿抓人的事儿,自古就费劲呢!)

公孙策似乎看透了包拯的心思:“大人不必心焦,我想如果花蝶进出东京,那里应该是他的必经之路。”

包拯突然对公孙策道:“我却几乎忘记了,你建议我前些日子请皇上赦免展昭的事儿,有消息了。昨天夜里吴公公带进宫时,说皇上已经同意。今天赦免展昭,你去河间府之前,还是先见一见这个展昭。我久闻此人武功高强,他或许能在这两件案子中派上一个什么用场呢,就由你视情定夺吧。”

公孙策点头。赦免展昭的事情,是他向包拯建议的。当时为了追捕花蝶,公孙策提到了展昭。展昭曾是禁军教头,此人一身武功,在江湖上大有名声,人称“南侠”,与“北侠”欧阳春齐名。三年前,牵连到一场禁军营中的失火案,被关进了监狱。这次失火,案情重大,损失颇多,皇上十分恼怒,钦定把展昭关入监狱了。

(一把手都愤怒了,想必这场火小不了呢!)

包拯似乎疲倦得很了,声音涩涩地说:“公孙先生,你去吧。”

公孙策看着包拯疲倦的脸色,不安地说:“大人,你也要多休息。”

包拯苦笑一笑:“我怎么歇得下呢?”

公孙策不再说,退出去了。

（谈歌曾看过一本类似人生指南的书，作者的名字就不提了，应该是位高人，“高人”在书中高屋建瓴指点迷津：人生如果可能，便不要做官。常人总是看到做官的前呼后拥八面威风，可是谁能细致体会到官员们夜晚失眠的苦恼呢？戏文里唱：不戴乌纱不受累，不吃俸禄不担惊。就是一句为官不自在的经验之谈啊。高人还在书中感慨万端：我的话是这样讲，可世上能有几人看得通透透彻呢？

谈歌当时读得挺崇拜，还在小本子抄录了高人的话。

唉！抄录也是白抄录，谈歌就一直看不透彻。谈歌前几年买过一辆车，也不是什么好车，代步工具么。谈歌的同学是一个小领导，人家开着奥迪。有一次去赴一场婚宴，便遇上了，这位同学笑话我，唉！你也换辆好车呀，就开着这破玩意儿还好意思出来转悠？谈歌生气呀，好车？好车我买得起吗？换车？每年的油费、路费、修理费，我就吃不消呢。同学笑嘻嘻地告诉谈歌，他下个月就换新车了。他坐车还月月拿车补呢。谈歌望着这个当年鼻涕泡儿总也擦不干净的同学，差点儿羡慕得背过气儿去。唉！还是当官好哇！谈歌怀疑，那位高人或者在官场上受过什么刺激？或者吃不着，就说酸葡萄的话？总之是信不得呢。包大人有发愁的时候，可他得意的时候怎么不提了？谈歌这位同学也有上火的时候，可